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礪三題簽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六

雜著

樂原

海上 後學 曹培廉敬三 校

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正於度度曷從而正之曰以候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絫黍之法黍之為物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者從絫之而然橫絫之而否是故不可以為定法也必擇土中使善歷者候氣焉氣應則律正律正則度正矣較之絫黍之為顧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氏之法不可易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相生也所以隨時而變易也夫音之清濁定於管之長短凡其空圍則一而已矣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愚之所知也律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為樂必施之於音而後樂生焉用之而天地應鬼神格人民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衰道微流為賤工之事為士者益恥之豈特不以為已任而已哉然樂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者不可毫釐差也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謂律之各自為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黃鍾夫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此自然之理也還之於律而七音備矣

被之於器而八音諧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於七音之中不亦謬乎黃鍾為眾律之祖宮聲為眾音之君皆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黃鍾之均無清聲謂黃鍾為宮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呂為宮則黃鍾為變宮還宮之法宮為濁變宮為清若乃大呂均以黃鍾為變宮則是變宮反濁於大呂宮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於是以黃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於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黃鍾之律九寸半之為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黃鍾之清聲也長短雖不同而不失黃鍾之中聲故曰黃鍾之清聲也豈惟黃鍾為然十有二律皆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於宮而臣民事物上陵於君也此大亂之道也

琴原

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崩而人不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有緩急聲有上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為音一定而不易是以用之正緩急而定上下也是故音十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黃鍾之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

一二大呂太簇如之夾鍾之均二宮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呂之均三宮四商五角一徵二羽六七比一二蕤賓林鍾如之夷則之均四宮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呂如之無射之均五宮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應鍾如之如之者非同之也如其徵之應而緩急不同也苟為不同則曷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黃鍾之均一弦為宮吹黃鍾之管以合一弦而弦後正自是以降以大呂合大呂以太簇合太簇無不正矣夾鍾之均二弦為宮合之無以異也中呂之均三弦為宮合之無以異也夷則之均四弦為宮無射之均五弦為宮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有二均之大略也夫一弦為宮者至五弦而止五弦而止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弦為宮者一弦還而為羽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弦代之三弦為宮者一二還而為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其正體不出乎五弦也其所以七弦者亦清聲還宮也至於四弦為宮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羽在三弦七徽之上以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之大略也

五柳先生傳論

志功名者榮祿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以易其慮何則紆朱懷金與荷鉏畎畝者殊途抗志青雲與儌倖一時者異趣此伯夷所以餓於首陽仲連所以欲

踏東海者也剝名教之樂加乎軒冕違己之病甚於凍餒此重彼輕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呼如先生近之矣

夷齋說

孟頫往年仕京師識田君潤之及來佐濟南田君長山東廉訪幕府從游既久出一卷示孟頫則疎齋盧公所書潘君記夷齋之文也夷齋者田君所居室之名也天下之名居室者眾矣而君獨名之曰夷者所以見君之心也夫夷之為言平易坦夷之謂也老子曰大道甚夷是也田君自少年仕御史府無傾險刻薄之私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夷與險對者也嘗試言夫險者則夷之義自見今夫天下之險無踰於水水之險則有呂梁灩澦若江若河以至於海而水之險極矣然舟楫既具人力既盡則若履平地其或至於顛覆蓋有幸不幸存焉耳若夫人心之險又非水之能喻也談笑而戈矛生謀慮而機穽作不飲而醉不酖而毒同則刎頸膠漆異則對面楚越及其至也以錙銖之利毫釐之忿使人上下乖骨肉離險之禍可勝言哉田君無是也則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因田君之意推而為之說以頌田君之德而警夫世之險者焉

李氏嬴姓帝顓頊之後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皐陶字庭堅為堯大理以刑法助教化歷虞夏商子孫守其官以官為氏至紂之時理徵字德靈以直道不容於朝其妻陳契和氏與子利貞避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改理為李利貞亦娶契和氏生昌祖為陳大夫五世孫碩受采地於宗周康王食苦碩孫乾字文果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聃一字伯陽柱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耳自著書名老子其言至深周道衰去西之流沙不知其所終孫宗字尊祖魏大夫世所稱段干木即其人也孫兌相趙惠文王惠文王有沙邱之難兌發兵救之微兌趙幾不全自兌始居趙郡為趙郡李氏之祖六世孫曇字貴遠入秦為御史大夫葬柏人西四子崇辨昭璣崇字伯祐秦隴西守是為隴西李氏之祖孫信字有成大將軍滅燕斬燕太子丹始皇帝稱之以為能孫廣漢前將軍匈奴號之為飛將軍十六世孫暠西涼武昭王為唐始祖追尊興聖皇帝此其尤盛者也璣生牧相趙封武安君北破林胡拓地千餘里西却秦人之師始皇帝用頓弱之說縱反間於趙趙殺牧秦滅趙牧弟齊居中山尚食監高祛為文帝言以為賢將者也牧孫左車仕陳餘封廣武君漢大將韓信聞陳餘不能用廣武君之策乃敢下兵井陘擊陳餘泜水上信已破陳餘購千金求廣武君師事之曾孫秉字世範漢潁川太守徙潁川六世孫修字伯游後漢太尉生膺

字元禮司隷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無道殺孕婦畏膺棄官歸京師匿讓舍合柱中膺率吏攻朔殺之生瓌瓚瑾曹操微時數從瓚遊瓚以意厚之語子宣等曰孟德英雄也天下亂非孟德不能定張孟卓袁本初雖與吾親舊皆不足依孟卓名超廣陵太守本初名紹冀州牧後諸子果賴操得免於難及操破紹乃舉家還趙郡瑾四世孫楷字雄萬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避趙王倫之難北徙常山五子輯晃芬勁督督字幼黃高平太守居巷東爲東祖勁字少黃治書侍御史與兄芬居巷西爲西祖輯字護宗高密太守自楷時徙平棘自平棘復徙柏人子愼敎世甚微從叔晃還趙郡晃字仲黃鎭南府長史共稱南祖其别宗爲江夏遼東漢中三房子孫咸盛魏齊周隋之世多爲大官至唐位宰相者十七人曰游道曰藩曰固言曰日知曰敬玄曰伸曰元素曰絳曰嶠曰珏曰懷遠曰吉甫曰德裕曰泌曰磎曰鄘曰安期最能以功名著於世者泌與吉甫父子泌字長源少年慕神仙不死之術隱華山天寶之亂肅宗使人訪得之帝與俱出入軍中指之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繼相代宗德宗受命於艱難之際使唐室再造危而復安大槩皆泌之功也所與共事者乃李輔國盧杞之徒能以智自免故君子以泌比張子房吉甫之系出西祖子隆字太彝後魏阜城令六世孫祖威唐倉部郎中生恩行嘉州刺史孫栖筠爲工部侍郎奏

毀之歲益租二百萬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潰卒渡江東欲為變拜栖筠浙江觀察使杲懼而逃拜御史大夫元載竊國柄橫甚代宗倚栖筠使圖之栖筠見帝牽制不時決憂憤而卒子吉甫字弘憲自代宗時以姑息御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相歲中易三十六鎮劉闢反於蜀李錡反於吳用吉甫計卒斬闢與錡每為憲宗言藩鎮不奉命則朝廷不尊伐叛之謀當以時決李逢吉沮其功心甚恨之及吳元濟擅立則自請至淮西招之不從必俘以為獻會暴疾卒吉甫長以政事所推多賢士大夫盡其職元和之治視貞觀開元蓋庶幾焉生德裕字文饒力學卓犖有大節尤善著文徐州王智興紹天子築壇度僧資國家大福德裕為御史中丞言江淮間失男子六十萬人非小變詔止之徙劒南節度使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與蠻相出入者圖之左西道山川與吐蕃相出入圖之右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召習邊事者與共計敵情偽盡知之請安定人為甲解州人為弓杭州人為弩器械必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教戰復勿事緩則農急則兵分為十一軍號雄邊軍武宗立召相德裕唐自中葉數困於西戎黨項回鶻吐蕃更相誅亂邊德裕以數應之使勢屢不虓虓為大變是時兵屢勝瀕河將盡惴不敢動武宗之治號為中興宋盛時系趙郡而達者昉字明遠饒陽人周開封尹宋太祖時貶道州司馬再貶延州別駕治生為終

老計遣使召之久而後至太祖望見昉大喜曰趙普不妄薦人昉再相持重知大體嘗舉王旦謂必為太平宰相後果如其言沆字太初臨洛人相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參知政事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之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興焉吾老不及見君他日之憂也大中祥符之際丁謂等以天書惑帝治宮室費財鉅萬萬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大以為恨寇萊公薦丁謂沆不用準怒曰謂才不足用耶準言不足聽耶沆曰謂不可使在人上準曰謂可使在人下乎沆歎曰君必悔之謂相果逐萊公故世稱沆為聖相廸字復古濮陽人舉進士第一與王曾並相於國家大計多所匡正昉傳以為德裕次子比部員外郎渾之後居饒陽五公里金末裔孫成避亂徙博陵葬祖父博陵西北亂甚徙河南久之復還河北居瀛州之參戶又為參戶人三子謙榮瑄謙字仲默生信德信生遜遯遷遹德生造達適遐榮字茂之勤於為生能斥其餘以與人鄉里稱為長者生秀世英秀字子寔有大才幼孤以善事母稱嗛口之食便體之衣有不須也未有須而後具焉者母亦甚安之遂不忍去其母而仕教子弟嚴以身率之故子弟能力學以自赴於成人饒陽之緒幾至是而復生廸字光道大元吏部郎中有能名生逸通世英字仲傑生遜述遜漢陰主簿生植

述太子洗馬瑄生義居仁義生某居仁生道道生高麗吳興趙孟頫曰余官太史氏識光道為余言其世家余乃為泝沿得其世次如上而次敘之李氏之出趙郡者傳二千餘年達者不可勝數蓋皐陶之烈也今光道賢而能官祖父皆有積德其後當益大云

序

書今古文集註序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以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偽為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偽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為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印史序

余嘗觀近世士大夫圖書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壺爵之制遷就對偶之文水

月木石花鳥之衆蓋不遺餘巧也其異於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無二三焉一日過程儀父示余寶章集古二編則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紙可信不誣因假以歸采其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證之文集為印史漢魏而下典刑質朴之意可彷彿而見之矣諗於好古之士固應當於其心使好奇者見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轍以由道者乎

贈趙虞卿序

平陽趙虞卿從其兄來吳興兄卒官虞卿因留不去蕭然逆旅無一簞之儲飯豆茹藿衣褐垢弊處之無窮愁之色人或饋者亦欣然弗拒及遇人有不足輒乞之無吝情觀其人嗒然無所為聽其言淵乎以道而其奕又通天下之善奕者也人不知未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其胷中有得故外物不足以累之嗟夫人患無所得即有得雖千金之富駟馬之貴若將浼焉虞卿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游於藝若虞卿者所謂游藝志道者耶虞卿居吳興久吾黨之士往往與之游於是相與賦詩贈之而趙孟頫又為之序

送吳幼清南還序

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聖賢之澤沛然及於天下此學者之初

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萊巖穴之間老死而不悔豈不畏天命而悲人窮哉誠退而省吾之所學於時為有用耶為無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則吾之出處之計瞭然定於胸中矣非苟為是栖栖也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廵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吳君博學多識經明而行修達時而知務識稱所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既至京師吳君翻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吳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吳君何啻百倍吳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吾鄉有教君善者吾師也曰錢選舜舉曰蕭和子中曰張復亨剛父曰陳慤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康祖無逸吾友也吾處吾鄉從數子者游放乎山水之間而樂乎名教之中讀書彈琴足以自娛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豈有用者哉吳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游江淛求子之友余既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列吾師友之姓名使吳君因相見而道吾情至杭見戴表元率初者鄞人也鄧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其亦以是致吾意焉

送凌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世所謂丈夫者率盛氣大言驕岸倨肆常易一介之士至一介之士當仁不讓奮然

仗義與人爭是非不肯碌碌苟止亦非世所謂丈夫者所能也凌君德庸與余居同邦生同年今年之春相遇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益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况余同邦同年者哉然余所以與凌君相得者又有出於是余聞凌君往年司獄建昌因有冤皆為平反之與其上官抗略無少假借府吏固不論甚者與察司往復折難無詭隨依阿聲凌君位甚卑無當路之援容顏不能動人世所謂丈夫者常易之安知凌君自處者不卑也彼凌君所恃者以吾之是卻彼之非而已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豈虛言哉今凌君入淮東憲司幕府亦粗可以行其志矣夫數罟竭澤盛世不設深文苛察亦君子不為也使吏不得以賍賂行私意不敢以架漏欺公家則淮東之民寔被聖上寬仁之澤抑豈獨余之望將使世所謂丈夫者知一介之士所守如是是非可易者豈不偉與於其行書此以為贈凌君其或有取焉

第一山人文集序

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繇科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體大壞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為非而以立說奇險為工作賦者不以破碎纖靡為異而以綴緝新巧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狃於科舉之習者則曰鉅公如歐蘇大儒如程朱

皆以是顯士舍此將焉學是不然歐蘇程朱其進以是矣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王君壯歲自弱冠賦聲湍場屋間取鄉舉如拾芥非唯王君視功名唾手可得一時之士亦孰不以高科期之爾來科舉既廢王君出其胷中之蘊作為詩文成數巨編暇日攜以見過求余為之序余讀一再過文不茍作字不茍置意深而氣直涵泳書易出入騷選宜可以名世傳後而非一時科舉僥倖求合於有司之作也非自拔於流俗者能若是耶余既為是說遂書以為王君文集序王君名方叔字壯猷其先自盱眙徙吳與故推其所自題其編曰第一山人文集序

陳子振詩序

予友鄧善之張仲寔陳無逸皆英爽之士其言語文字足以雄一時予愛之重之一日而得三子者之書皆曰吳中陳子振佳士也尤長於詩今將求序引於子予久杜門聞詩人之款予也喜甚亟出肅陳君陳君袖出其所為詩文曰壯遊集八卷余益喜亟取讀數篇陳君誠能詩獨未解所謂壯遊名集者意陳君南適越北之燕趙東遊魯齊而西走秦晉凡天下名山大川如岱華太行江淮河海皆嘗歷覽其形勢而窺其祕奧故以是名之耶然讀之終篇其所至不過吳中數郡而已陳君吳人也其遊不出於吳而名其集曰壯遊余甚惑焉思而不得其說則以問諸陳君陳君曰遊

豈有遠近哉顧壯懷何如耳至讀君自序有曰不好追蹈前人法則嗟乎若此者雖余亦壯之而遊何必廣哉古之作序者皆序所以作者之意故余因其名集而為之序若夫詩文之美觀者當自得之不待余言之贊也贅而贊之余懼非作序之法也又集中有贈葉文炳詩云墨妙當今亞子昂余不識葉假令葉善書當追配古人余書何足重於世而云然哉余甚愧焉請陳君為刪之

薛昂夫詩集序

嗟夫吾觀昂夫之詩信乎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也昂夫西戎貴種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馳騁獵射飽肉勇決其風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筆硯讀書屬文學為儒生發而為詩樂府皆激越慷慨流麗閑婉或累世為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蓋昂夫嘗執弟子禮於須溪先生之門其有得於須溪者當不止於是而余所見者詞章耳夫詞章之於世不為無所益今之詩猶古之詩也苟為無補則聖人何取焉繇是可以觀民風可以觀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其博如此嗟呼吾讀昂夫之詩知學問之變化氣質為不誣矣他日昂夫為學日深德日進道義之味淵乎見於詞章之間則余愛之敬之又豈止於是哉

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益非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奧人為之傳句為之繹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性情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饜之飫之則其為詩將見隱如宮商鏗如金石進而為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命為序不敢辭謹序其大意云

皇朝字語觀瀾綱目序

余嘗讀北史見當時巨族貴種皆以工譯語相高其間雖時見一二語恨無文字相傳不知作如何云云也蓋譯語皆有聲而無文雖欲傳其可得乎聖朝混一區宇乃始造為一代之書以文寄聲以聲成字於以道達譯語無所不通蓋前代之所未有也古婺王伯達深解其義編集是書曲盡微妙其亦善言語之良師也古人有言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余於是書亦云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余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爲政事敎化之所感召能使蝗不入境虎渡河去民至稱之爲父母嗟呼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名未立緜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苟不得一郡一邑而爲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余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弱冠而仕於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所學上爲朝廷羽儀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吏復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坂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群公賦詩贈之而孟頫爲之序侯名衍師孟其字

劉孟質文集序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隨其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爲是平易險怪之別也後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誇詡以爲富剽疾以爲

快詖詭以為戲刻畫以為工而於理始遠矣故嘗謂學為文者皆當以六經為師捨六經無師矣江右劉君某年甚盛氣甚充作為詩文數百篇其鋒殆不可當然竊患劉君之才過多若有不必作而作者夫六經之為文也一經之中一章不可少一句一字不可闕蓋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為世之經也余老病廢學劉君不以余為不肖一再下問不敢不以誠告劉君以余言為然耶則一以經為法一以理為本必不可不作者勿使無可不作者勿使剩如此他日當追配古人豈止劘屈賈之壘短曹劉之牆而已哉

南山樵吟序

南山樵吟者吳君仲仁所為詩也詩在天地間視他文最為難工蓋今之詩雖非古之詩而六義則不能盡廢由是推之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夫鳥獸草木皆所寄興風雲月露非止於詠物又況由古及今各有名家或以清澹稱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貴麗密或舂容乎大篇或收斂於短韻不可悉舉而人之好惡不同欲以一人之為求合於眾豈不誠難工哉必得其才於天又充其學於已然後能盡其道耳吳君年甚資敏不以家事廢學故其為詩清新華婉有唐人之餘風此予所以深嗟累歎愛之不能已也山谷道人有言曰本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此作詩之

良法予既序樵吟復告之以是者所以起吳君也吳君名壽民仲仁其字南山其自號云

古今歷代啓蒙序

金陵王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跡編為四言又韻其語欲以教童蒙使之誦習俾知古今攜以見示求為序引余聞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歲學書計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自是以往博學不教未嘗以知古今責童子也後世欲弟子早成應對之間便以不知古今為恥故為師者亦必以是求合於學者之父兄蓋自唐李瀚已有蒙求矣若蒙求之類以十數皆不行於世獨蒙求尚有誦習者良由蒙求語意明白易誦故耳然皆不若王君所編為包括古今該備治亂不悖於先儒之論議於小學不為無補然余習讀一過猶以事跡之繇有非童子所能悉者雖成人亦可讀之以為歷代史記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題其卷首而歸之

玄武啟聖記序

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始也夫一者數之始也水者萬物成形之生數奇成數偶於位為北北者背也北方象人背故北極出天最高又北之為文從人相背陽至冬至而

止又自冬至而復生於卦爲坎水之爲文象形爲坎卦東西分流於乾坤之四德爲貞貞者正而固也二義太玄擬易於貞曰罔冥亦二義在天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列於北方成形爲玄武玄武者龜蛇也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而玄武獨二物不謂之龜蛇而謂之玄武玄之爲色赤而黑龜蛇則然有鱗甲武之象也玄武之神始降宋真宗時爲祠徧天下大元之興實始於北方北方之氣將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爲之兆天既告之矣武當山在西南山巍然高且大玄武神依焉黑衣被髮仗劔而踐龜蛇人往往見之至今常然五龍觀主張君洞淵篤於信道强立不撓皇太后聞而召之會京師大旱自去年九月不雨至於四月天子以爲憂皇太后使人持香從張君禱焉先雨張君爲之日時已而果然大雨累數日乃止遠近皆霑足皇太后厚賜之盡分其徒不以一錢私已其行若是真所謂絶無而僅有者哉是宜神之相之也張君持所刋啓聖記徼余爲序今爲誦所聞而書之

清權齋内藁序

清權子處山林而不忘於世故混人事而不累於塵俗一草冠一布衣逍遥天地之間傲睨萬物之表歌聲琅然若出金石古所謂磈磈列缺魁詭譎怪之士吾何幸聞其言讀其書耶古之能言者去之千載或數百年皆不得而見之所賴而傳者書也

然則余雖未得與清權子談固已因其書知其人矣亦有因余言而得清權之心者乎子名石翁姓黃氏清權其自號云

葉氏經疑序

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所得故也無所得則無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深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極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書皆然經爲甚何者六經其來最古傳之久而譌謬生焉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不能矣則夫疑之多也何怪通川葉君白首於六經凡有疑皆萃而爲一編其疑之淺深固未易遽釋而其所以疑者有以見葉君之用心於經書而非泛泛口耳之學所可同年而語矣葉君以僕嘗從事於斯不遠千里來求序引故敘其所以疑者覽者其詳諸

甌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甌里譜系求僕爲之序且自敘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後唐同光間避此自甌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寔寔生會麗水縣丞會生平平生逵逵生公志公志生師古處州司戶參軍師古生炳炳生

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爲文昇皇考始家於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孫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於溧陽攜諸孫就外氏以居遂爲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爲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纘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脩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爲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爲浙西廉訪掾云

高惟正吳山紀貫詩序

吳僧元拙與余遊三十年一日自吳過余持臨邛高文度字惟正所爲詩見示且曰吾

鄉有丁景仁自少小學於高惟正惟正既沒景仁哀其師之無成而至於卒也求其遺藁得詩百篇刊諸木使行於世余聞而嘉之自師弟子之道廢世之學者其始未嘗無師及其稍有所立即以師為諱葢不止於師死而遂倍之也而况高君之窮其生也無以為資其死也不以道而又無子孫以繼其後景仁拳拳不忘其私淑之意必欲使其名因是編以不朽忠厚之至也推是以往則其於人倫之閒從可知已故余深嘉之而為之序若夫高君之詩清雋奇雅吾友龔子敬言之詳矣余復何言哉景仁名應榮濟陽人今居吳云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六終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校

記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心者不以為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為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狀若車蓋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遶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緣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磈葭葦藂焉不以水盈縮為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峰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入於城中合苕水於城東北又北東入於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泝流城南眾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最清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嚮而笑曰胡為而來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為友其游從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為困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為異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濱而處辟吾堂之南霤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足於中而後畏縮怯耎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乎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于于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為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之與群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然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道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夭於盜跖而顏子為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夷為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為不足衮衣之榮君子或以為辱世以為石君子以為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君士恒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爲記余嘗試爲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欲不言言而欲不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塞忿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淸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可以爲榮一言可以爲辱言固不可不愼也而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伏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眾蠉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坼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歛英華之不歛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然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明肅樓記

至元十六年詔立後衛親軍都指揮司設使副僉事統選兵萬人車駕所至常從營白雁口既成宮有廨士有舍糗糧有倉金鼓有樓器械有局交易有市凡軍中之政畢舉營南迫信安河西臨滹沱白溝東與郎城蛤蜊港接越六年當至元廿一年秋大霖雨明年秋又雨羣川漫流營居水中士馬告病樞密院以聞得旨移稍西於是重作圖營去卑就高舍危即安衆心胥說不日成之士強馬蕃視昔為雄由是開屯田千頃用其農隙以講武事與坐食倉廩之弊而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中營為樓凡數十楹懸金鼓以警士之視聽雄偉壯麗去地百尺憑高遠望可盡數十百里之外歲時椎牛釃酒高會饗士三令而五申之士皆不敢仰視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樓而記之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肅今明與肅非政令之善者遂名之曰明肅而求集賢侍講學士宋公大書以扁其顏方今天子聖明四海之內晏然無桴鼓之警宿衛之士皆安生樂業除其器械足其衣食春秋扈蹕橐鞬簡車馬從乘輿巡幸蒐獮出入神旗豹尾之間亦不忘武備而已而諸公能於無事之時勤於軍政如此其所謂暇且整者耶夫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況入營壘登斯樓見其行事者乎可以知一時將帥之賢矣抑又聞之古之謀

帥者以説禮樂敦詩書為賢詩書禮樂疑若於將帥邈然不相及然欲使士卒皆有尊君親上之心非是物其孰與於此故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以為諸公勉是役也諸帥既定議簽事劉公寔董其事云

完州前進士題名記

古者鄉州黨遂皆有庠序以教學者其大夫長正亦皆其鄉之長老以帥其子弟故民之從之也易夫惟其從之也易則人才之衆多匪降自天亦人力之助也金自有國以至於亡僅百年然以文取士完州之境登進士第者舉不乏人當金之時完未為州永平一縣而已夫一縣不為大也百年不為久也而士往往以儒科起家豈可謂非美哉劉君安仁完人也余往在江左識之及余來燕謂余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勸且求余文為之記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古之鄉長老帥其子弟而教之其意亦若是而已自世俗觀之孰不以為迂疎不切而安仁乃汲汲然若已有所未足而為之非知本乎夫儒者之事通乎天人接乎聖賢推而放之可以為邦國之光卷而懷之猶不失為身修家齊之士可不務諸於是採討故寔自天會訖於正大得三十有□人併攷其官簿書而刻之凡完州之士非其曾玄則其

雲仍也盍思勉於學以無負安仁之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況以一州之庶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安仁名□今掾中書省云

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月□□日詔作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室且曰今可為朕春秋行幸駐蹕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鬱葱北眺居庸峰巒崒嵂前包平原却倚絕壑山回水縈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國為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為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政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惟古之為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為之基義為之塗禮為之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以居之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可以及乎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輔聖明位列三公恩

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恩近有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況茲園池臺榭之為不作於己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曾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於公也敢書以為記

大雄寺佛閣記

閼逢涒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更也廣延大殿規制偉傑殿北故有華嚴殿荒陋廹阨見者咸謂弟稱道成乃與居捐者謀即其地建佛閣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黃金莊嚴勝相備具蓋衷人之施竭己之資嵩積銖寸忍可誓願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既宛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泯無以示後人敢以記請余竊嘉其志乃為之記曰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為也夫欲速則志不遠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為期故能闢隘陋為高明化荊棘為岑樓繚以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視殿若是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詎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

遠徽偉且莫者所成就為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為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為之四顧山川寂寥萬像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為之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肇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年而閣始建繇陳天嘉至於今其廢興大略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茲山者山川之高深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萃於人目蓋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祠洪山靈峰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於是延乾明寺尼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闢祠為寺而自別為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既乃度元勝永遠了敬紹勤為徒敬也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志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貴亨益恩所以卒智之始圖乃構堂以安清眾築室以嚴淨居法堂西黻靈祠南啓佛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為

大屋以覆之榱宇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種莊嚴咸詣其極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為宴坐之處紫節湘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琤琳鳴雨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就如此而錄教事者古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元貞二年了敬乃攜其徒丞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絕長江渡大河北走京師行御史臺中丞張閭公宣政院參議旦牙公引以見大護國仁王寺膽入大師以其事上聞有旨護持禁毋擾其寺且賜了敬號圓覺大師已而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修道場度弟子出入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祇亦大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公示孟頫以事狀命為文記其始末以敘其事以為記了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國恩其徒亦宜淑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無負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丞將行以一大藏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能施而二三比丘尼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皆可書也自智之建寺其法蓋甲乙相傳云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

九宮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與人煙絕多壽木靈草幽花上藥

薈蔚蘿蘼蒙籠蔓延於其上清泠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遊仙之别所而栖真之福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禱焉而雨暘時祈焉而年穀𣪠故宋人築宮而嚴事之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攷矣己未江上之役兵旣解而宮燬於盜沖隱大師封君大本與其徒思復于古昔拾瓦礫除蓁莽度才鳩工作而新之迺作妙應之殿殿西南鄉為淵靜之居東為方丈殿南為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為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為仙游之殿又南為通明之殿殿西為西廡廡西為道院其東亦為廡東廡之東為齋廚倉廩廡南為天聲之樓縣大鐘於樓中樓東西面又為道院庭西東面為朝真之館中庭為虛皇之壇壇南為碑亭亭南為三門門東為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為華表其東西皆屬以周廊門南為壺天之亭又南為天上九宮之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儼若清都縹緲靚深疑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謂非人力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君既老戴君繼之最後得法師羅君希紘某某成其終由封君以來歷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燬者復完廢者復興卑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祭酒之器養生之田鼓鐘幕帟供張之具視昔有加焉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闕始識法師羅君於京師而又與余同邸舍居久之以記為請辭不得乃敘其事而記之然余於

此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道為心令議者不得以迂闊而非之則斯文當日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毀家壞屋者哉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於易也今天子崇信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復其祖矣衣食於山中者盍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乃得優游逍遙茹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南涇道院記

淛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行之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為涇嘉興城西南五十里而遠曰秀涇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燬於兵火張君全真迺改築於秀涇之南所謂南涇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闢以為道院脫儒冠著道士服翛然獨處以頤性養神為事凡田疇所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為殿堂祠玄武神其背為延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為栖士之舍其陽為迎仙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為堤列樹松柏梅竹又南數十百步有大朴數百年物作庵其下曰朴庵陂塘環縈林木蓊翳境物潔盛清人心目故遊方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始於至元

丙戌歷十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自非聖賢莫不有所役或役於名或役於利大有所求則大役小有所求則小役總總如也劃去世累優游恬淡以求自適雖未為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匐顛仆於汙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嫗煦妻子相去豈不遠哉初松江修竹胡氏事玄武甚嚴其家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迎歸構殿以祠之上梁之日雨幾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翺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隨已而大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强山僧靖達從吾遊道張君之為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采其言以為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齊管夷吾之後有避地於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迄於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諱仲字直夫倜儻尚義輕節益自熹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

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閒謂吾曰道昇先人没而無後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為之嚴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為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

外意遂如其言為卜相其宜創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凡材木竹甓石悉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余時與仲姬往造其間焄蒿悽愴祭饗從里俗或者亦足以少慰公之靈營也哉書事於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元勅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事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定全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最彊最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為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材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戰之功斬將搴旗之勇而道包儒釋學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繫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公祖父官爵勳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為之文當世祖時公為平章政事臣為兵郎中趨走省闥識公為舊承言論政知公為詳敢不祇奉明詔公諱阿魯渾薩理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以父字為全氏曾祖諱乞赤也奴亦納里妣可呂竭失

怙林祖諱阿台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端愿妣張氏追封趙國夫人父諱乞台薩理早受浮屠法於智全末利可吾坡地沙圖通辯悟當時咸推讓之故其師又名之曰萬全事世祖皇帝歷大同路僧衆都提領釋教都總統同知總制院事統制院使積階資德大夫號正宗弘教大師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通敏妣李氏累封趙國夫人初通敏公從父自燕還北庭生公兄弟三人已而被名留妻子北庭公兄弟稍長奉母東求其父歲餘至雲中得通敏公居三年公從國師入思馬學浮屠法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語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頃之遂通諸經史百家若陰陽歷數圖緯方技之說靡不精詣會國師西還攜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為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聖君相泣而別比至闕師已上書薦之裕宗得召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至元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知天象上召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烈者言公可使立召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蠻領之乃以公為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八年乞解機務以為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
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世祖登遐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
集賢太常禮官備禮冊立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
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成宗晏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於大都發祥里第
年六十三以是月　日葬城西南剛子原通敏公兆次公開明廓深喜慍不形於色
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時務識大體初為世祖所知即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
江南諸老臣及山林藪澤有道藝之士皆宜招納以備選錄於是置集賢院下求賢
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起至者悉命公館之禮意周洽皆喜過望其有不稱旨
者亦遣厚賚而遣之以勸來者而集賢長貳極一時名流盡公所薦用又請置國子
監學官增博士弟子員優其廩旣學者益衆及尚書省立相哥用事詔公貳政公固
辭上怒不許相哥政日横引用群小以為腹心公彌縫其間小者損益大者力諫初
猶信用久漸惡遂又立徵理司徵責財利天下囹圄皆滿愁怨之聲載路會地震北
京公極言地震職此之由上詔罷之盡以與民詔下之日京師民相慶市酒為空相
哥益怒數奏公沮格及相哥敗公一無所汙然猶坐累籍沒相哥臨刑吏以公為請
相哥曰我惟不聽彼言以至於此上知公無罪詔還所籍財產裕聖皇后聞其廉正

賜以金帛辭又命所籍未盡還者還之又辭成宗即位賜楮幣二十萬緡乃受初成宗在潛世祖聖意已有所屬成宗屢遣使召公公託疾不往及成宗儲位既定索棋具於公公始一至其邸成宗曰人誰不求知於我汝獨不一來我非爲棋具正欲一見汝耳汝可謂得大臣體矣元貞大德間得賜坐視諸侯王者才五六人公必與焉上嘗謂近臣曰若全平章者可謂全才矣於今殆無其比左右或呼其名上必怒責之曰汝何人敢稱其名耶公歷事兩朝餘二十年通昔未嘗安寢或一昔至再三召曰居禁中彌綸天下之務雖妻子未嘗聞其所言每一政出一令下莫能知其自公也有譖公者公不辨而上亦不疑及公罷政有劉監丞者言公在太史多言災祥事預國休戚大不敬上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公頓首曰臣不侫賴陛下含容天地之恩也若欲寘劉罪臣恐無復為陛下言者上怒不已公力爭之乃得釋公所為類如此公平生雅好推轂士由公進者凡數十百人位至公卿大夫者不可勝紀而未嘗有德色前後所賜金玉束帶裘服弓矢寶器嘗辭讓不敢當嗚呼若公者乃可謂大臣者矣公娶鄧氏封趙國太夫人子男三曰岳柱資善大夫隆禧院使力學為政有父風曰久著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官曰買住早世女一適榮祿大夫徽政院副使也速孫男三曰普達答里麻安僧女二銘曰

世祖制治三五同風立賢無方如湯執中惟文定公始事裕宗戰戰兢兢夙夜在公
名聞天子為天子使一話一言納民於軌既闢賢館亦集太史學究天人道通孔李
保我皇極烝我髦士萬國熙熙衆生濟濟權臣怙勢羣小並起皎然夫容出於泥滓
成宗當陽帝貽孫謀惟公佐之益闡大猷其心孔休其政孔脩物無不周義無不由
成宗賓天公亦長逝生死以之君臣之義斯民之悲哲人之淚竹帛煌煌千載無媿
繼述濟美褒崇斯備刻辭豐碑用勸來裔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
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康里公碑

粵若稽古唐虞三代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明良相逢道同而德一天為之清地為之寧四海晏然萬物咸遂是皆有以開乾坤之運鍾川岳之氣故能致雍熙之和立泰平之基歷數千載其事紀於詩書不可誣也唯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躬神武之姿心仁厚之德混一區宇視民如傷中統至元之間民物熙熙知有生息之樂蓋將參堯舜而四三代時則有以道事君不詭不阿躋世於時雍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者則魯國文貞公其人也公諱不忽木自祖父海藍伯而上世為康里部大人海藍伯事王可汗王可汗滅帥麾下遁去太

祖皇帝廣其全部以歸第十子燕真年十餘歲分賜莊聖太后性恭謹善為弓服事
世祖皇帝不離左右配以高麗美人名長姬姓金氏生五子次二為公公幼事裕
廟於東宮聞因簡衛士子俾師贊善王恂恂從北征而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衡為
國子祭酒公時年十二眉目秀美進退詳雅已如成人父知其非常兒請於上欲
教之讀書有旨入國子學師事許公性強記日誦千餘言有問必及綱領許公亟
稱之謂公必大用於世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起家為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河
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尋陞提刑按察使嘗使河東道遇飢民死徙相屬因便宜發廩
所活數萬人歲旱行部所至輒雨入為吏工刑三部尚書桑哥得政公數與之爭事
於上前桑哥怒切齒於公使西域賈人詐為訟冤者遺公美珠一篋公郤之已而知
其謀出於桑哥因謝病免拜翰林學士承旨奉使燕南公弟野理審班與徹里等閣
劾奏桑哥上怒捕繫桑哥遣使者趣召公還入見語連日夜卒誅桑哥桑哥誅命公
為丞相公讓太子詹事完澤是時上春秋高成宗將兵北方位號猶未正公謂相東
宮舊臣則衆論自定國家自安矣上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於
是完澤為丞相而公平章政事桑哥時賣官高下有定價上自朝廷下至州縣綱紀
大壞在官者以掊克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為盜賊公與諸公謀議欲革桑哥弊政

首召用舊臣爲桑哥所斥逐者尤重文學知名之士使更相薦舉雖毫髮之善亦無所遺桑哥之黨惟忻都納速納丁茂理王濟等罪狀尤著則劾治而誅之其餘隨才拔擢待之無間由是人情翕然悅服每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還問之以所至長吏爲政善惡之狀其自四方來者亦然參伍相驗無能欺者苟政績尤異輒上聞或賜璽書或賜衣物隨加遷擢故當是時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陰陽調和年穀屢登庶民樂業海內大治世祖莫年以天下事屬之於公嘗謂公曰太祖有言國家之事譬右手執之復佐以左手猶恐失之今吾爲右手左手非汝耶上每與公極論治道古今成敗之理至忘寢食或危坐達旦謂公曰曩與許仲平論治許仲平不及汝遠甚先許仲平有隱於朕耶抑汝之賢過於師耶公惶恐謝曰臣師見理甚明臣之所聞知何足以跂其萬一第臣師起於布衣君臣分嚴進見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之力陛下撫臣兄弟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陛下又幸聽其言故得盡言至此上又嘗撫髀歎曰天既幸生汝爲吾輔佐之臣何不前二三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哉已而顧謂侍臣曰此吾子孫之福也或上書請征琉球國及徵江南色銀有詔集百官議而行之公力請於上爲寢其事公以朝廷庶政多仍襲前代第求詳於簿書稽古禮文之事顧缺而不講已奏得旨與文學之士共議定爲規制使萬世可以循守用事

之臣有不便者力加沮抑故其事中輟識者至今為恨太尉伯顏受遺詔立成宗召公共定大計丞相欲入亦拒不納成宗立以公為先朝腹心之臣尤加禮重事有不可行公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復甚力上聞之悚然雖已成命數奪而止公在中書同列頗嚴憚公或以私意干政公輒拒不從繇是深以為怨會公以疾在告上亦不豫久因搆公與丞相有隙出公為陝西省平章他日聖體稍安怪公不預奏事問知其故大怒責丞相以為欺立召公復入中書公體素弱至是氣羸益甚上以御史臺事簡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已去中書朝廷之政稍紊於其舊久之丞相頗覺為同列所誤不得與公共事對公引咎自責流涕滿襟未幾果以累聞於是朝廷益知公之賢公在御史臺監察御史及各道廉訪使者多擇士人為之慮吏不知義理言通一經一史試吏及勸上降詔勉勵學校議行科舉所改苛法如按官吏犯贓子不得證父妻妾不得證夫主皆仁政之大者公處完澤之後大臣中無可繼之者乃薦答剌罕哈剌哈孫自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召拜丞相嚴重守正卒有功於社稷武宗出鎮北邊百官郊餞欲與公易所騎馬公謝不敢當第獻所騎馬明年使者自塞上來賜公名馬一蓋武宗已屬意於公矣公喜劑量人才聞人有善汲汲然求之唯恐不及今之朝士凡知名天下者皆其客也世祖知

公之貧數厚賜公公悉以分昆弟故人之家無所遺餘子孫所仰唯第宅磑磨之孫蓋賜物之不可分者公薨於大德四年□月十七日年止四十有六天子震悼士大夫哭泣相弔是月廿七葬大都西四十里東安祖之原葬之日都城之民為之罷市公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高位而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為朝堂重輕十年武宗追念其忠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夫人寇氏王氏皆魯國夫人寇氏前卒生子回今為淮西廉訪使王氏御史中丞薊國文正公壽之女生子夔今為集賢待制女立童適御史中丞相朵兒赤之子不花二夫人皆與公合葬父官至衛率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晉國公母晉國夫人祖父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河東郡公祖母河東郡太夫人世祖臨崩賜公辟一曰汝死持此來見我故公之薨與辟俱葬君臣之義死生不渝如此銘曰

大哉有元皇皇世祖仁明而武以一天下天下既一帝賚良弼整我皇綱儀爾百壁於唯魯公百辟是儀篤學力行聖賢為師利用是監按察是司入長天官天官唯時廼董考工百工攸宜廼領司寇直哉無私爰秩辨章百揆咸敘無言不讐帝所倚注誅鋤惡草長發嘉穀晚領臺綱朝廷是肅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下毋諂上風俗益厚當是之時陰陽和平雨暘時若百穀孰成薄海內外於變時雍匪公則賢維帝任公

昔在唐虞皋夔稷契殷周之世伊旦孔碩公之事君動與道俱雖古名臣何以加諸帝將上天白辟是授公今雖沒在帝左右王城之西巍巍高墳樹之松柏欝然如雲盛德之源澤流子孫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程氏先塋之碑

至元二十四年孟頫自布衣蒙恩擢兵部郎中時員外郎程君天錫寔為同僚以故知之為詳君天姿樂易未嘗見愠色家既饒財好士而能施視人之急難若已處之有求者輒與無所靳其居官不避事與之處愈久而無怨古之所謂豈弟者君其近之孟頫自兵部遷直集賢君陞郎中孟頫既外補君乃閒居不復求仕進徜徉閭里間自樂而已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見君顏貌如渥丹視在兵曹時不加老然後益知其所養者為不淺淺也一日謂孟頫曰禹圭家世居蒲金末自蒲來燕居燕者三世矣墳墓皆在燕自曾祖而上皆葬於蒲道里之遼遠譜牒之散亡葬於蒲者既已不可得而考矣既往者不可得而追矣而今而後不思所以得久遠則葬於燕者又安能久不泯哉知我者莫如子圖所以傳久遠者莫如子之文子其為我圖所以傳久遠者孟頫識君且十年其交情如一日欲辭則不可乃按其行狀敘而銘之按程氏其先蒲人世以農為業曾祖諱浩字浩然性機巧凡工事無所不解由是

舍農而工技藝之精出儕輩右年八十四卒妣羅氏祖考諱璋字彥玉資剛毅以倜儻見稱善商賈之事遂以致富當金之亡來居於燕程氏之居燕自彥玉始年八十三卒妣王氏考諱震字伯威仕聖朝為八匠打捕鷹房等户總管慷慨不拘小節既耄乃謝事年八十三卒妣路氏治家愿而有别年八十五卒歲庚戌總管府君卜新塋於故燕都陽春門外三里庄以葬祖考戊辰新作大都而塋域當御道是歲八月程君乃改卜於看丹造吉村之原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徙葬焉去古既遠好名者衆爭取先代賢臣名士高官大爵者冒以為其所自出不知誣其祖之為過之大也程君獨不然書其行事務不失其寔亦可謂淳寔不欺矣抑余觀程氏累世壽皆至八十餘至程君起家為郎光顯一時家事殷厚優游佚老年六十餘若四十許人而二子又皆秀發足稱其家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意其上世積德之厚故天之報施若是耶其餘慶蓋未艾也君娶李氏大都人二子長曰昂霄次曰冲霄銘曰

惟元貞元年歲在乙未七月朔日作程氏先塋之銘維程氏家本農也居於蒲阪聖元剳金爰徙薊丘既富壽昌看丹造吉寔為燕程始祖之藏施於後人其子子孫孫世享之

郝氏先塋碑銘 元復初製序

芒芒往古得姓維均孰匪善積而後克振郝氏之先出太昊世裔孫封殷以采爲氏
秦漢梁周咸有聞人至唐益顯位於相臣金有宛平阜曾之化從金居汴入元徙霸
卒葬盧師爲燕始祖四子皆賢有孫孔武弼亮贊襄袞職是補慶延祖考大啟土宇
土宇既啟再世維公孰匪彖賢其先克封盧師之原山川之會何以樹之維松及檜
曰昭曰穆敘葬於斯子子孫孫聿來孝思維孝維忠天監不遠我作銘詩百世其勸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七終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校

碑銘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二世於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有告之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趺高三尺廣四尺其長倍高侯詹致之夜有大聲三若自龜出者又有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與龜稱復輦致之及門霾霧昏塞碑作大聲躍於地前行三十有二尺侯求余為文將刻諸石為余言如此余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為之歎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於是復徵其行事得參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侯為平定知州時德政碑言責歷本均課程收皮革興碾磑省民錢五萬餘緡他善政甚多又得榆關岳蕃及同知武州事楊迷所為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溝郄漱以通亂榔導盤纏河以貫裴郎凡水之利無遺力焉而侯不憚胼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為民倡故雖功大力鉅而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無以過之蓋侯性朴質強力絕人有可以利民者不啻若嗜欲使侯得居大官其所建豈止於是哉宜鬼神報之以龜石云侯

名賚蔚州八年十一給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家爲農稍長占三部俾領三千人采木作大都城門時至元四年也俄佩銀符見世祖皇帝於廣寒殿授蔚州采木同提舉十六年佩金符凡四爲采木提舉由奉訓大夫改奉直大夫秦安州萊蕪等處鐵冶提舉尋知嵐州平定州皇太后幸五臺以侯爲中順大夫知宣德府仍領采木之役特賜鈔二千五百貫貂裘一至大二年除晉寧路治中今七十六矣上下馬如少年真奇士哉曾祖諱德清儒而不仕祖諱萬從太師國王爲副元帥佩銀符父諱伯榮亦不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立石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蔚州麥子疃銘曰

至頑者石冥然無知無喙而鳴無脛而馳芒芒之中有物使之信哉楊侯言不吾欺興事利民甚於渴飢孰謂鬼神能報厥施彼牧民者鮮克是思剝下爲利儌幸已私天則不佑雖盛必墮於維楊侯先壟在茲若祖若考英靈攸綏有龜自至負是豐碑千有百年視此刻詩

趙君謙甫墓碣

趙君諱受益字謙甫祖諱友妣鄭氏考諱成妣郭氏由祖以上世居清州西流河之南蔡家里金末貞祐中考逃難來濟南卒葬歷城西南龜山之下十里河之原故遂

為郡人馬君自弱冠習文法書數任事不避繁劇當官者以為能吏省部入舉居會計之職未嘗不課最性慷慨倜儻不事覊束初吳人黃清卿在俘囚中君憐其才傾囊贖之以歸使子姪輩從學待以師禮黃一旦有南歸之思君厚贐之且令人送達其家爾後游宦江左數年視他人所好子女玉帛棄若涕涶唯收書數千卷而已觀斯二者可以知其為人至元癸巳四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齊南名族是歲七月十九日亦卒享年五十有七子二人伯曰元楨中曰元溥孫男二人曰芝曰蘭元楨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夫人於十里河之先塋禮也既葬元楨等介道士張君來謁請余文將刻石墓左以傳不朽余聞張君言元楨勤讀書元溥為吏廉謹鄉黨皆以為善人又嘉其勤勤懇懇有不死其先君之意風俗之衰久矣二子乃能若是余何可固辭也哉嗚呼高官尊位未必皆賢卑位小官未必皆不肖若趙君者亦可謂非碌碌之士其不至於貴達則命也後之覽者以余言為信雖數千百載當勿毀焉

杜氏新塋之碑

杜氏之先曰唐相萊國成公如晦其賢天下莫不聞其言行官爵載在唐史雖不言可知也按公傳京兆杜陵人黃巢之亂子孫有自杜陵徙鳳翔者居鳳翔號縣歷五

季而宋而金其墳皆在虢其世次隱顯自曾祖而上皆不可得而詳焉祖諱松金末仕為乾州節度使儀幹雄偉以勇略聞金亡與其子自虢徙汴自汴徙鎮又徙燕遂留居之壬子歲十二月八日疾終享年七十祖妣張氏先卒葬於虢繼室王氏後君一年卒考諱茂字光祖張出也年十六以節度府君從父避兵於燕險阻艱難中克盡孝道父喪衰麻薦奠皆有禮人稱其孝不求仕進善治生遂致富饒節度府君之卒以先塋之在虢也有歸葬之望故葬有闕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既而以居燕之久且去虢數千里顧終不能歸葬於虢乃卜地於燕都之南大興縣西宜遷祔葬曾祖衣冠以為杜氏新塋杜氏之新塋自節度府君始寔中統元年八月一日也祖妣張氏先葬虢至是復以衣冠與王氏合葬焉至元九年五月五日茂以疾卒年六十四娶完顏氏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卒再娶王氏廿八年六月廿二日卒子男三人皆王出長曰大川字伯林為人以義自處居家孝友嘗為河間西汉股鹽場管勾奉公盡職鹽司將舉之以母老固辭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九娶轉運使周君女事舅姑有道內外無閒言良人卒誓不再嫁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卒一子善慶尚幼二子曰大興字伯榮乞文於余者也次曰守智字善父天資明敏方有志於善至元廿四年六月不幸早卒自考以下皆以昭穆葬新塋禮也元貞元

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耶律公希光為孟頫言吾同里有杜伯榮者重厚縝密務實去華事父兄孝且弟篋中有券約百紙皆父兄以貲貸人者曰此吾父兄積德之惠何用徵為悉火之里中有貧者輒賑其乏壯未有室者輒助之娶至有藉杜氏餘力以致富者伯榮終不以為已德也事寡嫂甚謹數年足不升於堂春秋家燕見輒設拜或問之曰惟禮可以別男女吾兄既早世吾事吾嫂敢不敬耆老欲聞有司乞旌表其門閭者伯榮止之曰此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何必示耶伯榮之為人如此一日與偕來謁曰自先人卜新塋於都南大興生四十年雖歲時卭壟不敢廢祭埽之職而墓石未立恐久遂泯滅後嗣無以知先世所自出又無以尋祖考徙燕之所由來大興敢再拜以請幸夫子為文以銘之余謝不敏大興請至再余既嘉其行義重以耶律公之命不復固辭乃因其行狀敘而銘之大興娶李氏有子曰銘慶以斯文名之也銘曰

蕩蕩古今迭盛迭衰大賢之後亦或中微維杜成公作相貞觀功業烜然唐史有傳厥後徙胱自胱徂燕豈祖是忘因時而遷燕山之居亦既三世宅兆既安昭穆曷紀其宅伊何宜遷之邨其紀伊何自祖及孫自祖及孫富而有禮天福善人其昌其熾我作銘詩刻諸堅珉後嗣傳之千載不泯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誌銘

公諱昱字仲明太原榆次縣人曾大父彥大父温父懋河東宣撫檢察使妣張氏繼室蒲察氏生二子公其伯也自少小勤於問學尤有得於易既長從事行省郝公幕下戊午授公太原路與魯萬户中統庚申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公時扈從上都命公與近臣也速荅同管軍器監事至元丙寅也速荅行中書省於四川辟公行中書省員外郎時四川未全附公居幕府會金穀調軍食轉輸供給未嘗乏絶至於決策制勝公力居多壬申改授東川順慶等路宣課大使公長於規畫民不擾而事集甲戌行省拜公樞密副使行樞密院事分道攻嘉定行省公曰大軍既出成都乃四川根本若守非其人慮有肘腋之虞僉以公為可任行省公笑曰吾意正在此人於是以公為成都路防城總管通管軍民事公鞠躬盡瘁知無不為民賴以安乙亥冬十二月二日以疾卒於成都駟馬橋之寓舍嗚呼哀哉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八越五日殯於萬里橋之南羅邨公卒之前一日神色如平時忽召從行親友悉與訣别衆皆驚曰公神氣强盛安得此不祥之語公曰死生常事耳何諱耶呼諸子付以後事且戒之曰毋隨俗諠譁毋厚葬具夜將半命其子侗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而逝時有鄉人王小五者自太原走蜀未至成都二百里羅江縣北十

里許道進公北至袁識公問公將安之公曰吾往直北蠋以家事甚悉王至成都詣家道所以計日公正卒之日也時人咸驚以爲神娶仇氏先公十六年卒繼室韓氏後公十日卒皆母儀婦道見稱親黨戊子七月二日始克歸葬於太原井谷邨之先塋二夫人祔殉以瓦器從治命也公豁達剛敏善謀斷有度量好賓客尚氣義字民以寬治軍以律理財以道既歿之後蜀人思之至今初公之從事行省郝公幕府郝公待公厚及郝公卒其幼子天挺甫數歲公曰吾有女年相若也他日當妻之中統癸亥公以事寓燕貽書家人曰郝公之子吾嘗許以長女妻之今其時矣當即成婚家人莫敢違人服其信義子男四人曰佐麓川路教授曰仔東莞鹽司管勾曰倜集賢侍讀學士曰俶龍興路富州同知女三人長適行省郝公之子四川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天挺次適東平轉運副使張仲端之子忻州秀容縣主簿藻次適汾州西河縣尹吳公之子某孫男七人曰乞早世曰興宗曰興祖方向學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尚幼孫女九人既葬公之八年當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公叔子集賢學士倜以孟頫往年嘗爲同僚語孟頫曰倜之先君既葬八年而墓銘未備倜爲此懼敢狀其行事以請孟頫辭至再不獲敬敘而繫以銘銘曰

凜凜李公人中之英因時用武奮身成名給餉理財婉畫幕府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曾未半百遽爾隕傾豈伊松柏蒲柳同零天昇公才百未一試稍假以年何所不至天既生之復遽奪之厥理茫昧所不可知公之英靈驚動行路死而不忘信哉斯語井谷之原是爲公藏刻兹貞石俾後勿亡

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誌銘

公諱彧字文卿姓姜氏萊陽縣人自太公封於齊諸姜皆其後也曾祖而上譜牒已不可考祖諱某以財雄鄉里好周人之急偶歲凶作糜粥以食飢者賴以全活甚衆里中稱爲善人考諱椿質直尚志金末盜賊蠭起避楊安兒亂來水寨依張侯以居娶臨邑魏氏生公時兵後大疫因之飢饉死者相枕籍公隨考妣東西奔走若有相之者竟免於難稍長從李雄飛學禀資穎悟出他兒右日誦數百言過口不忘張侯來濟南披荊棘立官府公因侍父至府幕幕僚魏君愛其才留之幕下積一二年凡簿書會計之事問輒能答不差毫釐張侯賞異之由府吏升充左右司知事屬大數戶口俾公分領一路訖事遷左右司郎中府中賴公裨益視他鎮常課最斷事官就遣公赴闕奏割陵州等五城俾張侯通行撫治從之還升參議府事中統二年公佐張侯之嗣入朝首言益都李壇反狀已露宜先發以制之未報明年李壇反諸郡素不爲兵備壇引勁卒數萬長驅襲濟南據之公棄父母妻子脫身走從嗣侯招集散

亡迎哈必赤王軍為收復計日夜親矢石築長圍環城璮不得出外又絶其援兵秋七月捕得反者言城中食且盡人將相食時嗣侯被旨招安益都命公留後公料城下在旦夕昏夜求見王計事言濟南城且破大王宜早定計命大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解陰陽耶公曰雖不深曉陰陽人事固可見也王曰予未生先乞名耶有是耶公曰今城中無糧金城亦不能守況先奉聖旨明言李璮一身造惡官吏百姓何辜若不及今定計城破之日千軍萬馬中欲見大王豈可得耶縱得見豈能細陳耶事無大於此亦無急於此者唯大王留意王曰然詰旦會諸將議是夜五鼓將盡軍候報城西門賊軍五六百人出降王上馬鳴金鼓親往諭之皆解甲投器仗黎明南門東門俱降無慮五六千人公又言乞勿縱兵王遂命大將分守東南西三門禁外軍一人一騎無敢入城者城既降李璮自投水中不死捕得斬之梟首軍門事遂定城中安堵如故嗣侯至自益都以公功多奏於朝授大都督府參議會朝廷行遷轉法授公知濱州濱民罹苛政久戶口凋耗田萊多荒往往為行營軍馬占為牧地懼不敢墾而有桑棗者又縱羊馬踐食之殊不聊生公為申省差斷事官某分撥草地民地封土為畔豪奪不得行縱軍馬擾民擇其尤不法者杖數人民始得安設賞罰課民栽桑歲餘新桑遍野人呼曰太守桑且歌曰田野麻

桑一倍增昔無租麻今續繒太守之德如景星來終任約請赴部其民扶老攜幼遮道馬為之不行俄授東平路總管府判官至元五年御史臺新立選才堪御史者公首在選中馳驛赴闕御史大夫引見廣寒殿天顏喜賜食殿上拜治書侍御史剛稜疾惡不避權貴在任七年用御史大夫薦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佩金虎符改信州路總管以疾不赴尋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移河東山西道久之拜行臺御史中丞暴官污吏聞風而革者甚衆江左陰受其賜再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居三載得告歸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生於兵間長能自樹立好讀書為吏有能聲而又及從元裕之杜仲梁諸老游以文雅飾吏事故其風流豈弟為世所稱屢任風憲之職能以危言折姦邪之萌軺車所至官吏皆敬憚不敢為惡既謝事閒居課子孫藝花種竹小車時往來飲酒自娛童顏蒼鬢無衰老之態孰謂公遽以微疾不起耶公生於戊寅正月十四日至元癸巳某月某日卒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侯氏先公三十年卒繼室赤盞氏子男四人長曰廸吉次曰從吉侯氏出也次曰呂次曰璞女六人適名族孫男二人曰珏曰驊孫女七人將以五月庚申葬公於龍窩庄白馬山之原以夫人侯氏祔禮也廸吉等敘公之行事涕泣再拜請銘於余余之居吳興聞公名甚久及來濟南猶及一再見公於堂公既卒而不為之銘情若

泊然遂不敢固辭而銘之銘曰

姜氏之源出於太公齊失其國散居於東萊水之陽爰有苗裔來之濟陽以避其地天相陰德乃生令人險阻艱難揚名立身吏事既敏又服軍旅人一己十允文且武討叛完城厥功居多誰謂儒生不能荷戈升諸公朝出守渤海冀遂之政尚友千載峩峩豸冠兩登憲臺廵按四方奸宄為衰既老而閑以道出處優游卒歲五福備具蒼鬢朱顏謂可百年胡為遽爾以疾終焉龍窩之原實維公宅芒芒來世尚視茲石

田氏賢母之碑

禮部主事田衍母李氏諱慶雲慶陽府合水縣人其先出唐薛王考諱無黨登金貞祐二年進士第官京東道司農丞妣向氏母天資淑明無世俗兒女習司農府君以官事來汴京與監察御史田君同僚以母歸御史之子鄜德府君某御史室雁門郡夫人楊治家嚴母事之盡禮未嘗違顏色壬辰之兵司農府君舉家走宋田氏崎嶇兵間北度河來洛居高年邨兵火後家益單鄜德府君從事於相性疎財不事生産母手織紝以儉約取給奉御史甘旨無乏二子曰復字師顏曰衍字師孟復既長從事河間府君自相就養母躬授衍書會朝廷分遣學士周砥簡汰儒籍母命衍肄科舉凡例一月試中得免編户府君卒河間母携衍奔喪除服歸相而復又卒於河間

母痛之因得疾疾病抱衍謂曰人孰不畏死然死竟不可逃我所以恐死有言者欲令汝知吾心耳我年十六歸汝家事尊撫幼幾四世艱險靡不更李氏南矣起汝家者屬在復復又早卒吾二姓不泯於後責盡在汝汝勉之吾死且瞑衍既免喪徒步來京師折節為中書小吏再明年由刑部令史升御史臺中書省掾今為禮部主事師孟能自樹立為時名士母之力也嗚呼母誠賢矣哉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過諸塗師孟前跽曰君非子昂乎余曰子為誰曰田衍也余曰子何自知為余曰衍聞諸鮮于伯幾趙子昂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師數年未嘗見若人非君其誰遂相與莫逆至於今約十年矣海內言善交者必曰田趙師孟以斯文屬余宜而余亦宜為斯文乃書本末刻石墓左用昭示於來世

先侍郎阡表

府君諱與訔字中父冑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世而至府君皆家吳興秀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圭是為府君曾王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是為府君王父其世次歷官語在宋史新興恭襄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累贈通議大夫是為府君王考妣碩人鄭氏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州司戶參軍辟監海昌鹽場儀易黃姚運鹽辟兼浙西茶鹽司主管文字改浙西

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縣以治最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五月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十一月監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月遷太府寺丞兼大宗正丞出知嘉興府治為諸郡最拜金部郎官兼右司特除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寶祐元年升軍器監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二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管淮浙發運司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以言者免二年差主管建康府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總領淛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農少卿五年升太府卿六年除秘閣修撰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言者罷景定元年五月除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勅令所刪修官十二月除右文殿修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二年四月升集英殿修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淛西安撫使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十一月兼總領淮西軍馬錢糧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十月除權户部侍郎尋升敷文閣待制賜金帶以言者免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九月起知平江府兼提點淛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五年進顯謨閣待制召拜兩淛轉運使除權户部侍郎是歲十月理宗徂落度宗踐祚拜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

撫使咸淳元年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嗚呼痛哉遺表聞度
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以斂贈銀青光祿大夫官自廸功郎至通奉大夫爵
進歸安縣開國子府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十五
年卒累贈碩人子男八人孟頔孟頒孟碩孟頌孟類孟顯孟頫孟顴孟頔將仕佐郎
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顥奉議大夫滄鹽使孟頫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顲承務郎同
知南劍州餘皆嘗仕宋而頒頌已不幸死女十四人孟巽適沈昌言孟鼎適史周卿
孟兌適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良適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張伯淳孟家適
韓巽父孟比適印眞傳孟益適通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印德傳孟萃適錢澄孟漸適
錢誼孟孫適沈光謙孟遇適施誼孟過孟既未嫁而夭孫男廿四人孫女廿人曾孫
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程縣澄靜鄉鼎鄒越十一年墓毀於盜
至元庚辰抱痛改卜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眉目疎秀襟度洒落
不藏怒蓄怨性好學躬布衣韋帶之行才任治劇而為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仕
二十年先世園田乃更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誄之曰府君於時為循
吏於朝為名卿於國為信厚公族世以為知言府君歿十二年而宋歸於元又十一
年當至元廿四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

間驅馳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本末不遑有所紀載元貞元年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邱壠以爲終焉之計而又拜汾州之命恐遂失墜泯沒乃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德元年十二月　日不肖孤孟頫述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錫字純父姓謝氏其先吳興人四世祖自吳興來遊吳相吳中土田沃衍甲於浙右得任水之陽因卜居焉曾祖新祖允祥皆不仕考德明宋將仕郎府君天資重厚自其幼已如成人性至孝以親老未嘗離膝下天兵渡江用歸附功授將仕佐郎嘉興縣主簿嘉興當孔道地偃而民孱方歸附初使者乘驛騎往來日無慮以十數科條繁興紛如蝟毛府君佐邑宰一以寬恤爲事情愉色孚民歡然供給無敢後者鞭扑一不施而事集兵後田萊多蕪悉勉有力者墾闢以時使不至積荒尉缺員府君兼攝尉事設方略治盜盜是用弭縣有疑獄久不決府君廉得其寔一日命取網罟羅積水中得枯骸寃乃得白民驚異以爲神吏奸無所容囚瘦死者衆府君具湯藥饘粥以給之多所全活邑民至今猶以佛子稱之考滿上官咸薦其能而府君浩然有歸休之志蕭然野服與父老相過墟曲中談桑麻舊故以爲笑樂無復仕進意大德五年夏忽嬰微疾起處飲食無異平時至易簀氣雖微而神不亂撫其

子斗元曰吾大期至矣遽脫然如蛻府君生於壬辰八月十九日卒於辛丑六月廿有四日享年七十夫人唐氏淑德儉行親黨所則勤勞婦功手自紡績相府君起家先府君卒數月已抱疾府君既卒之廿日夫人亦卒生於甲午九月廿九日卒於辛丑七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一人斗元也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户女二人長適王大有次適唐蘭孫孫男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孫女三人府君居鄉以仁接下以禮與人交以信中外姻黨有貧乏者扶持賑卹無厭斁心晚年益勤約視先世畎畝有加焉然自處澹然未嘗有驕色人以是賢之大德癸丑三年之喪畢將卜宅以葬而斗元又卒至是其孫庭瑞卜以大德乙巳七月某日奉其祖考妣之柩葬任水南之乾山狀其行事以余往嘗吳中與府君有一日之雅來乞銘余猶記與府君相見時終日端坐無戲言惰容盖恂恂信寔人也而又安知銘府君墓石耶既辭不獲乃敘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任水之陽吉人斯宇吉人伊誰謝氏純父四世積善慶鍾其家既富而安不驕不奢乘時奮飛乃出而仕佐邑雖微可以行志民受其惠頌聲載馳吏畏其明奸不得施獄無餒囚野無廢田枯骨蒙仁獲伸其寃凡今佐邑孰如君者何必高位澤始及下既仕而歸野服蕭然康寧好德以終其天古謂五福身集有之伊人之生天寔厚之

任南乾山卜云其吉孝孫㫌之考妣同室任水㴋㴋松柏蕭蕭刻銘貞石千載孔昭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户謝君墓誌銘

余既銘嘉興主簿謝府君之墓其孫庭瑞又泣而言曰先生幸哀庭瑞為祖考妣著銘墓石庭瑞不即死將以先考之柩同日祔祖考妣之域唯先生重哀之而惠以文余聞而深悲之恐不為銘君諱斗元字光國主簿府君之子也資英敏居家甚理素饒財而用朴儉自居不以富驕人好施與人有求之者輒乞不吝莫不滿意而去以漕海勞績佩金符授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户俄而告間畢力幹蠱主簿府君既謝事得以優游田里者以君能養志故也君事父母孝因輯古人孝感故寔為一編鋟諸本墨本以施人欲使見聞者勸於為孝可謂厚之至矣大德辛丑主簿府君卒君服喪盡禮忽苦足疾未能大葬而遽不起君生於己未四月廿七日卒於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二日春秋四十有五夫人朱氏子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庭瑞嫡也女三人長適周斗明次在室次適朱讓庭瑞卜以大德乙巳七月葬其祖考妣於任水之南而以君之柩祔禮也銘曰

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感之至神明所勞古之孝者布在方策孰能博求載籍而彙維此謝君輯而成編鋟類教人可不謂賢匪維教之又躬履之棄官歸養朝娛夕嬉

伊嗟若人宜天之祐胡壽其報而不克壽人莫不死父母同歸君則無憾人為之悲有子克家積善之慶刻我銘章以顯天定

有元故徵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泰來字復元姓王氏其先大名人宋三槐文正公之後五世祖諱遜太常少卿避靖康難徙家江南曾祖諱煥之右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妣張氏祖諱雋鄉承直郎泉州德化縣令妣印氏繼顧氏夏氏父諱奎風容韶亮好為神仙方術自號蟾谷真士嘗著蟾谷祛疑貫靈篇行於世初太常公家金陵後又徙嘉興之華亭故為華亭人蟾谷公在宋嘉定寶慶間屢有薦於朝者一再徵不起一旦無疾卒先是一月作為偈言七十八年在世中天開震動景陽鐘白雲得路騰空去妙有靈光空不空徧告諸所與善者曰不踰月吾將順化矣至期日沐浴冠裳而卒人咸異焉妣張氏實生公公蚤穎悟能弇先跡遯世其學訪大道若耆欲奮不顧去人地遠邇意所領會雜能旁魄不名一行雖時日小數學必精詣始習舉子業由鄉舉貢太學既而曰是不足為棄去放浪江湖間跂足甚高神襟其辭所至人爭邀致之尚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太常馮公去非皆為布衣交中書盧公鉞出帥江西延致幕下師事之未幾又棄去歸故里閉門絕不與人事至元十五年冬世祖皇帝遣使中外廣延

遂士於是浙西宣慰使游公首薦公公以疾辭明年春上再命御史中丞崔公趣徵上道又辭不起二十三年春侍御史程公鉅夫中書通事舍人帖木兒不花奉旨顯召兩人其一人儒學提舉葉李遂與偕見上歡甚館於集賢院上時召見公必有意可否事公持正無轉辭引與坐深語薄夜半即御所饌食賜之命中使及衛士秉炬前導以歸以為常歲中葉公拜尚書左丞將授公以官辭與葉公議語一不愜竟拂袖起曰無辱我於是力乞歸得告翰林集賢諸老與時之焜焜於朝者咸賦詩餞之還居錢唐自號月友處士二十九年春上命今丞相高公征爪哇遣使召公為輔行命下平章政事阿魯渾撒里公為請以老病免資好遊遇佳山水竟日終歲弗忍去風雨之時寒暑之敘日月啟明乎西東乾坤象法於崇庳與萬物之飛潛動植呈妍摛詭發洩癭隱凡精神所及一寓於詩濯去俗累皦皦然作不經人道語公悉以詩鳴寶祐開慶間有集行於時中書盧公為之敘引至是裒益賦詠銘贊雜著得凡若干卷藏於家其遊情物表發與天倪蓋世所不能羈者一時南北人士號稱知道者執弟子禮性剛狷不為縛紲柔從又不為齒牙嵬瑣之行與人交稍有乖於義無親疏貴賤廣坐稠人間輒面媿不少借狠佷自臧一無所儗態以故拓落於時而人亦罕得傳其所學獨留江西時有周頖者宋丞相益國公之裔躬拜公受學後竟不知

所終里人至今相傳以為得仙云公平生少疾一日疾致滄熱心痟體煩食輒衰越翼日召其子一初曰由乎中者吾心之清明也濁明者乃其外也吾白道而幽躬者也吾之身天不能亡地不能藏顧未能視去爾累如脫躧耳以至於是吾疾病矣急為我備具時郡貳卓侯來問疾尚相與校其所蘊去未幾時輒具盥浴已索紙書偈曰耳眼口鼻俱是病根無出無入與天長存書畢輪左手指曰時可矣語絕而逝時大暑二日而斂深衣幅巾色理柔潤煕煕如生公生於宋端平三年丙申二月七日至大元年戊申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娶何氏先公三十五年卒生男二人曰曉曰一初女一人曰福源適姚氏又徐氏生女三人曰壽堅適鄭瑶曰妙淨妙端皆未嫁孫男五人孫女二人公歿之十有五日二子用公治命從乾毒道闍維卜以　年　月　日奉公遺骨葬西湖茅家歩積慶山之陽書乞銘孟頫從先生遊甚久頃仕杭三年無日不來雖極寒盛暑不廢相與談連日夜殆有意引之於道蓋嘗竊聞微言者也先生没非孟頫誰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若先生之於道蓋深知而未詣者也矯矯先生出處進退與道周旋動而無悔白首衡門消揺卒歳人見其死不死若在嗚呼千歳之下積慶之山當有白鶴飛來還呼其子孫而語之猶且莫之閒也

任叔實墓誌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穹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實之文也余始聞叔寔夢寐思見之數年叔寔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寔顏貌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為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宮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肆遠近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叔寔之為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為主不作瘦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謹按君諱士林字叔寔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必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埼山曾祖秩然祖處恭父杲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奇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為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蘭穹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秉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於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已酉七月已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

子男三人長未也不幸亦卒韶同女一人環娘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域韶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於雲水之上涕泣請銘其墓石余深悲叔寔之不幸既弔其子相嚮而哭尚忍辭爲銘銘曰

嗚呼天之生叔寔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淑後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阨窮坎壈一病不藥木折於山玉碎於璞行道之人一爲嗟若歸葬於鄉未也同域交塚在茲過者必式

義士吳公墓銘

君諱森字君茂姓吳氏其先汝南人曾大父諱堅妣朱氏大父諱寔仕宋爲進義校尉水軍正將始寓建康之龍灣妣潘氏父諱澤承信郎務戍貯貽事淮東帥李公曾伯李公歸嘉禾遂與偕來樂武塘風土饒沃因定居焉妣沈氏李公移鎮沿海辟君承信郎沿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至元辛巳征東省右丞范文虎與承信府君在李公幕府有舊故舉君爲管軍千户師還隸高郵萬户府移屯揚州告閒得請瀋然家居性雅素好禮而尚義喜愠不見於面無聲色之娛唯嗜古名畫購之千金不惜延師教子捐腴田一頃建義塾以淑鄉里子弟創佛宇以便雲水前後甃衢路數千百丈叅橋鑿井死施棺病施藥凡周急之事不問親疏樂與無倦人以厚德稱之至大

庚戌廉訪司以名聞於朝表其門曰義士晩自號靜心益留意内典與二三高僧為友疾病遺令家人毋厚歛毋過哀泣種户逋米三千餘石悉免之臨終神識不撓從容而逝生淳祐庚戌六月癸亥卒皇慶癸丑五月己酉享年六十有四初贅費氏早卒再贅陳氏武塘承信陳公女男四人漢英漢賢漢傑漢臣女四人志純事夏禹錫志淑事陳良輔嗣勝為尼志柔事陳昌漢英漢傑志純嫡出也孫男八人璀玘理瑗珂璝珏瑄漢英等卜以九月丙午奉柩葬所居西北三里麟瑞鄉之原以余嘗與其父遊深知其為人不遠數千里書來京師求銘不可辭乃為銘曰

嗚呼孰有為善其後弗昌者乎觀義士之行事可謂積善者矣則子孫之蕃昌其可必也夫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八終



海上　後學　曹　培廉　敬三　校

碑銘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今上皇帝初即位孟頫蒙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定制官二品者封贈二代祖考諱希永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吳興郡侯祖妣鄭氏贈吳興郡夫人考諱與訔贈昭文館大學士護軍吳興郡公妣李氏吳興郡夫人五月十三日孟頫被旨許過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制書告於吳興郡公墓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莫不歎美湛恩汪濊罔間歿存寔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孫之有焉迺十二月甲子立石於郡公墓側刻辭紀事用對揚聖天子丕顯咸命銘曰

惟皇慶元聖以孝治恩及臣先爰立定制頫不肖孫敢曰膚敏昔被詔徵旋躋嚴近通班集賢入侍講席異數特加儒榮備極龍光遠施式符先德我祖我父維侯維公爰暨我妣咸被褒崇予告還歸攜家南騖虔奉制書告於大墓我有旨酒亦有肥羜黍稷馨香肴核維旅以祀以享賓親具在報效之恩罔敢或怠伐石刻辭豐碑是樹

歸然墓門用俊殊遇入且之榮天子之仁何千萬年厥聲弗泯

田師孟墓誌銘

余與師孟友二十有七年其相知最深相與無間然莫師孟若余往年歸江南與師孟契濶至大中蒙召命道見於長蘆甚歡余請告歸為先人立碑復召至京師師孟自山東使還則已有疾嗚呼余何意哭師孟哉有事孰余商有過孰余規嗚呼豈不痛哉師孟諱衍姓田氏其先京兆醴泉人後徙太康再徙蒙城大父仕金金亡北遷相故今為相人幼孤母夫人李氏教之讀書姿開爽善論事初以才選為中書掾歷禮吏部主事兵部員外郎萬億賦源庫提舉刑部員外郎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司副使知河中府積官中順大夫國家急務唯銓選財賦刑名三者其沿革廢置本末無不身歷其事而究其利害與人交無賢不肖貴賤待之如一然慎許可平居恂恂寡言至其慷慨談辯無不中的酷愛古書畫奇跡真一代佳士皇慶二年十一月癸巳卒大都寓舍年五十有六其卒也余甚痛之大父諱芝金嘉議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兼戶部侍郎妣楊氏雁門郡君父諱文鼎鄣德路轉運經歷官妣李氏余所為作賢母碑者也師孟娶劉氏鄣德路提學劉賢佐女先卒一子叔重二女長適郝升次幼孫大有師孟卒之五日叔重以其喪歸葬相州先塋銘曰

嗚呼師孟常蘄其有為余亦常蘄其有用於時而止於斯耶有子有孫亦又何悲

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陳公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一區宇網羅天下賢俊之士以輔翼裕皇道足以經邦武足以闢國至於宣化承流屏藩帝室使者有咨諏原隰之風循吏有惠安田里之政皆能乘時之會樹功立名丹圖青史炳煥後世而傳無窮者若廉訪使陳公其一人焉公諱元凱字時舉其先京兆萬年人唐廣明中有諱瓊者避黄巢亂遷眉之青神瓊生延祿延祿生顯忠顯忠生希亮宋天聖五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知鳳翔府與文潞公韓魏公趙康靖公包孝肅公諸老為同年始遷洛陽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范蜀公志其墓後以曾孫與義參大政贈太子太保生四子曰忱曰恪曰恂曰慥忱慶歷六年進士仕至轉運使慥與蘇文忠公遊號方山子忱生揮慈州士曹遂居臨晉揮生灝官儒林郎灝生克基金天德三年進士仕金為少中大夫國子監丞是為公曾大父少中生仲謙金昭勇大將軍陝西規措使是為公大父昭勇生膺入聖朝為東平路勸農使是為公父妣李氏公生而純孝年十三母夫人卒哀毀過人至元三年裕宗皇帝在東宮太保劉文貞公以公才德薦自是扈從往來兩都數被顧問公舉止詳雅占對稱旨除宮籍監丞稍遷同知復州路總管府事二十年

拜江西行省郎中時自龍興南抵庾嶺諸郡盜賊蠭起所在屯聚一日省中議討賊方略公曰破賊在擇良將舉招討使郭彥高可用彥高時被譏繫獄眾以為不可公曰使功不如使過况非其罪由是命以討捕悉平之廣東賊黎德據海州時出抄略右丞忽都鐵木兒公方督征交趾軍糧過海適與賊遇擊大破擒之欲俘獻闕下公請於右丞曰黎德海島寇耳宜速正典刑以謝百姓即命磔諸市廣海以安移富州尹州古豐城縣戶十有二萬盜賊繁多公既署事會僚屬俾陳弭盜之策皆謝不能公曰今日當以安百姓為急務百姓安則農不待勸而衣食足盜賊自息矣居三月羣盜屏迹訟庭闃然逃民稍稍復業葺舊舍闢土田稻禾芃然蔽於四野宋故官陳提刑隱居山中至是率耆儒十餘人皆鬚髮皓白衣冠甚偉來謁曰某等十餘年來未嘗入城府今適會秋丁感公善政故一來耳公館之學宮行釋奠禮民觀者如堵牆留十數日辭去陞江州路總管下車以興學校為己任屬縣德化學久廢立修完之濂溪周元公故宅在城南後改作書院燬於兵公移創城中一新之及建陶靖節陳了翁祠皆尚賢復古之事會朝廷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妙選使者除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元貞元年復授龍興路總管龍興徽仁裕聖皇太后分地陛辭太后諭旨汝舊臣宜善撫治賜錦衣以寵其行龍興城郭俯瞰江連歲

大水城不沒者數版壞民廬舍飢死者衆公請於行省罷河泊之征爲鈔二十萬貫聽民自取以續食賴以全活者無數由是得免轉徙流移之患民至今以爲德大德元年拜領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公嘗謂同僚曰風憲之職在進賢退不肖若循例追理錢物以多爲能豈風憲之責哉其知大體類此留一年請告北歸曹南五年除建康路總管爲政安靜門無私謁行臺甚相推重公以春秋漸高辭歸十一年御史臺遣使即授公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之命時成宗皇帝晏駕武宗皇帝撫軍北邊未還臺使趣公赴任公曰當國家憂危之際豈人子辭官時耶即治裝南邁適兩浙大饑紹興尤甚死者相枕籍公賑之百方活十餘萬口復告老於行臺不俟報許長辭而歸至曹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皇慶元年七月十七日也積官嘉議大夫享年七十有八夫人由氏行省郎中取新之女早卒繼室完顏氏澧州路總管仲之女子男一人曰敬立女一人嫁吉安路總管完顏鐸之子璹是歲十月敬立奉公柩葬河東臨濟縣北原疑山之先塋禮也公資沉毅喜慍不形於色絕口不臧否人物胷中所守介如也得中原文獻之傳爲詩文務實去華其自箴之辭曰良如金玉重若邱山儀如麟鳳氣若芝蘭學君子者當自此始觀此則公之爲人可知已歟典大郡有古循吏之風屢持憲節不爲搏擊酷刻之事使人改過自新而已視世之輕薄小

人據為之勢設網罟陷穽以羅人之過淫刑以逞爰民重足一迹惴惴然日以殺身破家為憂方以快意吝考其行事貪穢縱橫不可勝道則公之仁厚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初公自浙東請告來吳興拜四世從祖簡齋先生之墓孟頫閒居吳興公過余雪水之上屬以事出不果一見公留詩為別既卒之五年敬立持行狀來京師以余嘗與公有留詩之好再拜請銘孟頫雖不識公而敬公之賢追尋傷悼乃為序而銘之銘曰

陳氏之先代多聞人宋金洎元咸有俊臣維廉訪公厚德之醇出牧大郡子視其民匪陰匪沴維陽維春繡衣持斧郡邑是巡匪鵰匪鶚維鳳維麟賑飢救荒如疾在身匪譽是要而人自親布宣上德天下歸仁在昔有臣扈宋南渡能詩之聲追配杜甫卒葬江南為公從祖公持憲節往拜其墓遭時混一獲展其素既老而歸考終八袠富貴康寧曰攸好德疑山之原寔維公宅善慶之積子孫逢吉刻銘美石終古不沒

故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進授中書右丞商議通正院事領太史院事靳公墓誌銘

公諱德進字仲和姓靳氏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考諱璇妣朱氏考諱祥從事行省劉公府佩金符贈集賢大學士通奉大夫謚安靖妣張氏西河郡大夫人公幼聰

敏服勤經訓迎刃而解安靖公嘗謂太夫人曰吾家世積善未有顯者興吾宗者其在此子乎父殁益自厲於學尤精天文象數會詔太傅劉文貞公選司天官屬試補三式科管勾故相張忠宣公薦之世祖皇帝數召對占筮有徵自是從車駕上下兩都歲以為常至元間擢司天少監陞司天監轉承直郎秘書少監奉議大夫秘書監時權臣用事災異數見公乘間進言推抑陰崇陽之理辭甚剴切世祖伐叛東北以公從行揆度日時占候風雲刻期制勝因言叛王惑妖言致謀不軌請置諸路陰陽教授以訓後學詔從之繼從成宗皇帝撫軍沙漠往來萬里朝夕進見多陳民間利病謂治國以得人為先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為王道之本迨正位儲闈首引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義且言世祖居潛邸延四方儒士諮諏善道故能致中統至元之治上皆嘉納御極之初特旨拜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只孫衣冠金帶只孫者路朝晏服也一日上朝隆福宮語及公忠亮召錫金銀廐馬或議覺都城公曰臣聞在德不在險今民力凋弊驟興大役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至於加恩鄉里惠養老臣賙飢民所鬻子女多所裨益嘗侍上玉音問卿母今年幾公對曰臣母年幾九十飲食尚強特勅有司加西河之封及安靖公贈謚仍加公通奉大夫先帝即位公以疾丐閒今上皇帝在春宮聞之特陞公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

太史院使餘如故時駕在白海子有旨趣召既見先帝諭公曰卿三朝舊臣朕方倚用力疾從行可也命商議通正院事至大四年三月今上登極四月十六日公入見便殿命公領太史院事十九日以疾卒於正寢公生於癸丑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秦氏繼室楊氏錦氏王氏子一人道泰女二人長適忠顯校尉法物庫副使高師善次利璋在室子及次女皆錦出也將以是月廿九日葬公於大都西山魯郭先塋之兆乃來請銘公於孟頫一年之長故孟頫兄事公公領太史之日見公於私第置酒相歎曲迎送如平時孰謂三日之别遽為死訣也嗚呼哀哉銘曰

昔在唐虞欽若昊天乃命羲和歷象是官帝典所紀莫斯為先維安靖公學於星歷昭文嗣之益精其術寔居聖元羲和之職服事四朝秉心塞淵每因人天進盡讜言乃陟丞疑乃長昭文出陪乘輿入贊帷幄從征邊海侍巡朔漠刻期制勝恢我王略列聖嘉之寵錫便蕃施及考妣顯被皇恩安靖有言果大其門魯郭之原維公之宅流慶後人忠孝之澤芒芒來世尚視茲石

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濮君墓誌銘

皇元以仁治天下列聖相承視民如傷一夫或飢由己飢之有能出粟以賑者輙予之以官其貲之崇庫視粟之多寡著為令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捐瘠之民此堯湯

之用心也大德丁未歲大祲濮君明之捐米千餘石以食餓者全活無數府上其事遂以應格登仕版焉君諱鑑字明之世居嘉興崇德之語溪即春秋所謂禦兒也曾祖考諱敏祖考諱世昌宋承信郎考諱振宋承節郎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婺州駐劄君性明達而處已以謙待士以禮鄉鄰有爭常合和之創佛寺曰仁壽曰福善曰永福曰報恩曰普濟創道觀曰玄明又創永安東岳行祠為義塾以淑學徒為井榦以便行汲為津梁以濟不通為槥櫝以給死喪名山大剎捐金舍田夏設無礙浴冬設無礙粥印施藏經周恤孤寡其樂為善蓋天性然也初調富陽稅務官繼授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皇慶壬子春沿檄歸家上冢指祖塋之西大樹謂庵僧曰我死可化於此眾訝其語不祥皆愕眙相視是夏復還官次連日樂飲瘍發於項初以其小而忽之樂飲如故屬方隆暑疾日以劇遂不可為其卒六月二十有八也得年五十有一喪之歸官吏遮道以祭市民無不嗟惜渡江而南風日恬美波濤不驚抵家僧俗弔者系道梵唄之音不絕於耳其為人所鄉慕如此孤允中不敢違先意以是年十二月九日火化於所指之地奉函骨於堂迨今八年允中曰吾非不能葬也顧函存則親存葬則亡矣是以弗忍也然豈容終不歸於土乎乃卜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祔葬祖塋之旁娶沈氏嫡子一人允中也女一人適卜士庶子三

人俱幼再娶趙氏生一女亦幼孫男二人女五人允中來請銘余惟君輕財重義蓋積而能散者是宜銘銘曰

邦本惟民民不可飢發廩以贍固邦之基錫以一官禮亦宜之盡躋上壽胡止於斯有子承家報其在茲

勅賜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先君之碑

留侯稱導引不食穀後數世而天師之教與焉傳千數百年以至於今何其盛耶惟天師之道本乎老氏其言則神仙符祝之事後世為其說者必曰離而父子君臣去而夫婦乃可以成道然古之號稱神仙者未必拘於是也若張氏之先以飛昇尸解聞者踵接其於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倫秩然其不紊也嗚呼此張氏所以能久而獨存者乎蓋自混一以來道莫盛於三十六代演道靈應沖和玄靜真君真君之配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之德又盛焉宜其後之益光且大也延祐三年夏五月驛召三十九代天師嗣成入朝冬十月至闕明年春正月制授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又召臣孟頫撰元君之碑臣謹按元君諱惠恭姓周氏信州貴溪縣上贊里人曾大父諱文舉妣聞氏大父諱深甫妣留氏父諱新妣王氏累封孺人元君徽柔淵懿生廿三年而歸玄靜真君事舅觀妙先生姑倪氏有婦道訓育二子整齊閫

內有母道至於振恤扶樹靡不用其極備天人之福者五十年而澹然冲素恒有遊於物外之意元貞二年春三月以三十八代天師入朝制授玄真妙應仙姑至大元年夏五月加玄真妙應淵德真人明年壽七十時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賜上尊宮錦又明年皇太后降旨護所領真懿華山二觀又明年二月癸酉忽危坐間日昃晏翛然而逝九月藏冠履於琵琶峰之麓既又作慈濟宮於墓側以爲棲神之所皇慶二年追錫今號二子曰與棣嗣三十七代天師號曰體玄弘道廣教真人曰與材嗣二十八代天師號曰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嘗以治潮功加正一教主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竊惟張氏自樹教天下受大封顯號稠恩疊數炫燿照映莫如我朝以閨闈之德被天子異眷賜碑紀行則又自元君始上豈不以元君身育二嗣充大其教以輔我邦家俾清靜無爲之化不失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有是命也不亦宜乎銘曰

元君昔下崐崘峰師子白鶴歌噰噰龍神虎君衛西東霞披霧散開靈宮蒼溪窈深山巃嵸白薇花香露氣濃元君燕居百福崇上帝錫命嚴且隆七十之年顏如童二十四巖春濛濛倏而逝兮乘天風雲軿電旌滿虛空瓊裾飛步紫清中琵琶之麓鬱蔥蔥千歲歸來福攸同物不疵癘年穀豐微臣著銘書亦工巨鼇負石厚以穹庇而

不忘安有終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昔軒轅問道於具茨漢文求師於河上蓋古之聖帝明君咸貴德而尊士而有道之士亦皆應時而行化傳記所載信不可誣若真人杜公際遇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於以輔世興邦立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之儔與真人諱道堅字處逸杜姓當塗采石人自號南谷子晉杜預之後曾祖秉哲祖玹父時敏並晦迹邱園傳芳清閥妣薛氏繼陳氏生一子長崇文次真人也真人生而神異幼而超邁年十四得異書於異人決意為方外遊乃辭母去俗著道士服師石山耿先生繼入茅山披閱道藏依中峰巖木葺巢以居玉海蔣宗師異之授以大洞經法回風合景之道時丹陽謝真士玄風遠播法海傍霑真人曳杖玄門問道靖室言而無隱拂袖遠遊乃捫蘿仙都回飈雲水納交名釋載祭辟歷之禪遐想慈親亟返白雲之舍當路知其素履俾掌教於鄉邦俄走義興隱居張洞三歷霜暑一意泉石辟歷以道契相合招過鳳谿結知楊氏之王孫托友鄧侯之内侍獲引見度廟錫號輔教大師爰授紫衣之榮遄尋白石之隱於是楊氏以禮請住昇元報德觀真人興玄學建清規百廢具舉徒衆悅服屬天兵南渡所在震動玉石慮燬

於崑岡黎庶懼淪於塗炭弓刀爲措莫救鄉閭衣食無從忍填溝壑真人冒矢石叩軍門見太傅淮安忠武王於故都披膽陳辭為民請命王與語大悦恨見之晚軍麾為之斂兵民社因之安堵遂俾馳驛入覲帝闈輜重兼行混風旗於卒伍樵蘇後爨忘朝昏於粥饘艱勤備至得抵上都世祖皇帝方綱紀四方幷包九有思修文而偃武躬屈己以求賢聆師之來奏聞立召望雲就日喜見堯天布武升階高談王道皇明嘉其古直屢賜恩光真人感激聖知莫知云報尋有詔特委馳驛江南搜訪遺逸真人退而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上嘉納焉以玆銜命南騖言歸舊廬慈母已亡空隨蓼莪之淚先師知在徒瞻荆棘之墟冥鴻尚避於網羅飛凫亟還於京邑同高士以升公引録師而進見天顏甚悦野服重歸欽奉璽書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宮大德七年復被旨授杭州路道録教門高士真人既主宗陽不忘舊館仍領昇元觀事先是宗陽燬於火真人買山種樹以三十年為期至是命工師伐材木治荒蕪畚瓦礫凡正殿講堂壇靖廊廡真館丈室以次興舉桂棟竦其干霄梅梁香其架壽丹楹刻桷不日而成金闕玉京自天而降造三清尊像及昊天聖容霞光照臨日精睟耀至於金鼎突兀以騰煙洪鐘高懸而吼夜彤庭赫其弘敞丹扉廓乎開闢不干眾力獨立大方真人往來昇元尋白石舊隱因討然之籌峰即葛仙之丹井別立

通玄觀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之瓊山發秀珠泉獻液真人於此枕流漱石
遊人雲外步虛禮斗馳思仙鄉自髫髧而清齋視紛華如敝屣香餅巾拂不事珍奇
木食草衣恒存慈儉蚊幬雖設取足於絺綌莞席自安弗求於錦綺又作攬古之樓
於通玄聚書數萬卷道德註疏何啻千家玄聖淵源列圖十子著老子原旨及原旨
發揮關尹闡玄文子纘義等書數十萬言皆理造幽微文含渾厚讀之者知大道之
要行之者得先聖之心可謂學業淹深文行俱備者矣真人以考妣不及於養即通
原之麓作天根道域奉衣冠葬焉至於爪髮之微亦藏幽室終身之慕每見戚容孝
事父母於斯見之初玄教大宗師開府張公疏舉真人兼領杭州四聖延祥觀真人
勞心基構協力規圖輪奐既新鬈荒求秩今上皇帝遊心大道申命老臣皇慶改元
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舊住持杭州宗陽宮兼湖州計籌山昇元報德觀 孫拱
通玄觀真人居寵思退請老而傳尋奉璽書以弟子姚志恭為昇元提點 百子 十有二
真為提舉俾世世相傳玄玄不絕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真人在宗陽宮 八
正月十日微疾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標題散之親舊既而出偈遺言 弟子十一日旦
頂中爆然有聲而逝弟子姚志恭孫拱真等痛慕罔極竭力營護以三月十一日壬
中還神藏於天根道域慨旌揚之援宅仰企無從思許掾之登晨真文空在杭州達

官士庶諸山緇褐良號攀挽巷無居人舳艫蔽流縞素彌望又豈特送車千乘而已哉非夫道德感人仙風振遠疇能若是凡度弟子若千人其高第弟子姚志恭孫拱真以真人事狀請大洞法師張君嗣顯過余溪上張君於真人有雲霞之契於孟頫有道義之交俾撰新銘用彰玄德孟頫粤從髫歲夙慕高標先君將漕於金陵真人假館於書塾攜持保抱緣契相投雲將拜鴻濛爲師緬懷維舊太白爲紫陽銘墓授筆何辭銘曰

至人應世啟贊清寧道包玄象德協文明青山孕質白石標英飛聲天陛高步雲瀛其壹氣龤蘭芳形逾松茂嘯月珠淵采薇瓊岫碧落回軿閬風揮袖服食五牙棲遲三秀其二玄經闡義原旨立言皇文粹聖王化彌尊懸諸日月纘於乾坤谷神不死至道長存其三仙寓金暉真容玉暐桂闕霞氳芝城雲斐碧瓦參差丹檽焜煒屢降鸞書時朝鳳扆其四籌峰宴景真館疑神從容觀化消搖上賓煙蘿泣月露草淒塵佇雲闕而悵望文翠琰於千春其五

勅建大興龍寺碑銘奉懿旨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既顯受寶冊於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年七月丙午內出旨若曰維茲懷孟於寡躬暨今天子昔嘗臨幸其

地既而入正紀綱登大位若稽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嚴奉三寶庶幾上報皇天后土及祖宗之德明迓國釐以衍皇祚於無窮維爾徽政院臣以興以輸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命下之明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即市荊楊大木使就繩削浮舟以來乃若鐵石瓴甓髹丹堊墁之物像繪旙葢函度鐘磬之儀費皆時給越二年寺成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命僧廣開主之斥陸田三百頃以贍食於寺者而以其碑之文命翰林序書之臣孟頫職在紀載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維皇元誕受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東西極日所出入而南北際於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徼廣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教洽薰爲泰度越唐虞三代之盛矣迹其所以多得於大雄氏之道者竊嘗觀之自象教旁霑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迹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殫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闡修六度俱證萬有咸宗者以能一本於仁求諸吾心而已今皇帝陛下重純絫熙而皇太后殿下執坤承乾前朝後闈雍雍懌懌明孝深慈化覃率普是維有得於其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天地之體迓續蒸民之生焯然爲萬世皇極之主也刱茲覃懷維昔異方舜封禹域咸在都畿之內龍光所被車轍馬迹澤爽如新紺宮金刹雲湧山立諸佛世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

妻祉翼慈算於萬億登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徵定保庶其在

是銘曰

昔在能仁出震五天具正徧知垂教萬年付畀之弘須聖乃傳於維皇元啓運非後
念茲法印如手授受畀聖同符以有九有仁聞既敷義聲以鋪苞山絡海悉貢悉輸
格於穹昊肇於今皇皇侍長樂聖孝孔彰太母曰嘻予有攸德諸佛應心在予一德
睠思河內帝普潛龍宜即舊邦塔廟是崇爾徽政臣晝堵為宮其堅其良駿發爾功
庶工子來奔走先後既畚既斲亦塗亦釦豐棟華榱文網雕牖珉階珹級翼映左右
慈顔載豫瑞慶有開錫名興龍聖言大哉旃檀薝蔔以道寔來既盈爾居亦豐爾食
乃割井腴乃弘經席花雨繽紛唄聲晨夕懷人盈庭頌言以讙龍德方中萬目齊觀
豈惟懷人有懌在顔既開化域兆民孔安濟流湯湯王屋峙峙峨眉排迭五臺非邇
青狻白象時戾時止迺香歲來以格緜祉降祉既緜表佛勝相放種種光照燭無量
飛潛動植冰釋罪障證一切智歸福於上皇上孝仁德並羲軒纂繩祖武光裕後昆
兩宮萬壽與天長存

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至大元年九月廿二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卒越二年其

大弟子告於天子曰先師入般涅槃浮屠氏法遺骨舍利必奉之以塔先師以道行承列聖寵遇甚厚非著之文字無以下久永在廷之臣孰宜為之銘維陛下擇焉天子以命臣孟頫臣孟頫謹奉詔按其行事而敘之曰師名定演俗姓王氏世為燕山河人自幼性不能肉食祖母教之佛經應聲成誦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尚為弟子徧習五部大經服勤左右朝夕不懈隆安亟稱之於是遂使之研精抄疏求第一義及隆安順世遺命必以師補其處法兄總統清慧寂照大師亦退而讓之師固辭是夕其徒有夢淨室中一燈熾然且為師言且勗師曰正法不可以無傳人天眷眷望有所歸師計不得已遁去三遊五臺山還居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三昧屬崇國寺復虛席眾泣而告之師始從其請日講華嚴經訓釋孜孜曾無厭斁世祖皇帝聞而嘉之賜號佛性圓明大師至成宗時別賜地於大都建大崇國寺復受詔主昊天寺戒壇宿德號雄辯大師授之以金書戒經於是祝髮之徒以萬計咸稽首座下尊禮師為羯磨首歲以六月六日用所得布施貧飯僧五百眾誦諸大經及於兩寺講筵捨長財以修珍供弟子百餘人得法者二十人師未卒時其大弟子薊州延福寺住持義敬等先為師建塔至是奉之以葬焉壽七十二臘三十有五師自涖講席數蒙聖恩賞賜曰玉觀世音菩薩像皇太后聞師道行亦降懿旨以護其法銘

曰

維天渾然理以充塞人異於物以全有德欲勝而爭爰失厥性聖人憂之以藥療病為道無形易流而蕩立之範防寔毗尼藏不肆而拘邑既厥能非說所說演最上乘歷年二千旁行是宣不顯而晦其義則玄維此聖諦如海無際不有先覺孰覺一世皇元聿興爰有異人食避有知其性已仁高道厚德涖此講席人以允迪不塞而闢復登戒壇為羯磨首如大將誓眾惕然受仰承列聖被之休光盛為建宮厚不可量生滅滅已傳大弟子正法不壞利及生齒帝念不忘勅臣孟頫著銘於石以告萬古

臨濟正宗之碑奉勅撰

佛以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眾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夫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為佛法最上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笑之頃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摩訶迦葉廿八傳而為菩提達磨達磨始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為能大師十傳為臨濟大師師生於曹州遊學江左事黃檗大師黃檗種松劚地有聲師聞之豁然大悟歸鎮州築室滹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號臨濟大師師之於道得大究竟緣臨濟而上至於諸

佛緜諸佛而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間然矣直指示人機若發矢學者聞之耳目盡喪表裏無據自能大師後禪分為五唯師所傳號為正宗一傳為興化奬再傳為南院顒三傳為風穴昭四傳為首山念如此又五傳而為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嬾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庵容庵傳中和璋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雲性與道合心與法冥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師住臨濟院能系祖傳以正道統佛法益至此而中興焉當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數屈至尊請問道要雖其言往復紬繹而獨以慈悲不殺為本師之大弟子二人曰可庵朗公顒庵儇公朗公度華庵瀟公太傅劉文貞公儇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師以文貞機智弘達使事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策定天下深功厚德及於元元卒為佐命之臣皆自此啓之也元貞元年成宗有詔迎西雲大宗師住大都大慶壽寺進承清問經歷三朝發攄玄言得諸佛智懸判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之道愈擴而大今皇帝欽承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為印以賜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印特加師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且命臣孟頫為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

臣孟頫既敘其所傳授又系之銘銘曰

佛有正法覺妙明心二十八傳至於少林赫赫少林師我震旦使為佛種不鍥而斷

傳後十世而得臨濟為道坦然如指而示又傳十四是為海雲坐祖道場能紹厥聞
維我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嘗進一言深入睿聽
不殺之仁其利甚弘俾大弟子為帝股肱至西雲公能嗣其業據獅子座為衆演說
聞者讚歎信者鄉風得者如實悟者如空今皇帝聖深契道要曰臨濟宗繄爾能紹
即心即佛時乃世守傳不以言而以心受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尚迪後人勿昧其原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九終



